花桥春雨

叶 辛

一连几天下起了雨,是喜人的春雨。

曾经在山乡里种过地的我清醒地意识到,春雨贵如油的古谚,是如何一代一代传到今天的。

只因连续的阳光明媚的晴天,已经持续了多日。住在上海大都市里的人们,趁着大好春光,赏花,赏公园里满目的绿色,赏春季里不会迟到的各式小花儿,心情很好,为灿烂明媚的春光所喜。

可我,已经看到了久晴带来的春的迹象。江南水乡,肥沃的长江三角洲平原,随着春天的来临,马兰头、枸杞头、"荷花浪"等等野菜端上餐桌。

雨来了,土地才能显示滋润的肥气,农民们才能在耕耘过的湿润的大地上,巧织出一派大自然的春色。

春天的气息,其实不光是绿叶和花朵,不单单是阳光和袒露胸怀的田野,正如春的气息必须有春风相伴,也一定会有春雨。

可今年开春以来,雨水就是少。疫情过去,人们期盼阳光,期盼一个明媚的春天。可当每天都是大晴的日子延续得太长,人们的内心深处,就是盼着春雨的来临。

我在故乡花桥的小河边,伫立在外婆家绿竹堂外出名的三桥上,望着清澈的小河流水,明显地感觉到,这三条纵横交错的小河流水,水位明显地低了下去。我不由得在担心,这么低的水位,能坐着小船驶在浩渺的阳澄湖里去吗?能坐着小船驶进苏州河一直航行到上海市中心去吗?

当年捕鱼捉蟹的外公,不就是在阳澄湖里抓了鱼虾螺蛳,撑船到上海去卖的吗?

我在故乡花桥天福村的国家湿地公园里,沿着河网密布的小河流水,一直走到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湖泊边上,看到湖水浅浅地映着蓝天白云,映着明丽灿烂的春光,再一次忧心地暗忖,湿地公园潮湿的空气嗅不到了,湿地公园里那股特有的诱人的水乡气息,不知不觉消失在干爽的空气中。

菜农瞅着蔬菜蜷曲的叶子皱起了眉头,不住地说:"要浇水了,要追着浇水了。"

翻耕水田的农民焦虑得不住望天:"水稻插秧,需要足够的水啊!这样子不够哪。"

水产养殖户天天眺望远近的湖荡,不无烦恼地自语着:"这样子干下去,鱼虾的产量也会受影响。"

众人都不讲那个"旱"字,可旱象已经在初显了。

人们都在盼望,期盼着一场春雨啊!

在家乡的桥苑,下半夜的雨声告诉我,姗姗来迟的雨水终于落下来。

嗨,即使我睡在门窗紧闭的室内,我都能感受到空气中那股湿润润的滋味。奇怪的是,窗外的雨声,令我睁开的双眼都感觉到了舒适。

从下半夜落起的雨,一直下到早晨。淅淅沥沥的雨声,怎么听都像是最为美妙的音乐,下啊,下啊,尽情地把雨点、雨珠,雨线落下来吧!

起床后走出去,湿地公园的人们,天福的乡亲,花桥的农家,所有碰到的人脸上都带着微笑,都在说:落雨了,落雨了!

可见大伙儿都在盼着这场雨,喜人的春雨啊!

雨仍在下,只不过疏疏落落的,可雨量已经不小了。瞧啊,湖荡里满了小河的流水涨上来了,田地里湿润得如同冒了油,连道上也都是泥泞。

新闻里,手机屏幕上,媒体都在报,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,一整片的江南水乡,旱象解除,地处江南的水乡核心地带的上海郊区,更不用说了。这一场春雨,给正面临春耕大忙时节的农村,送来了不言而喻的好兆头,今年风调雨顺的节气,预示着又一个丰收的季节会到来。

花桥春雨,喜人的春雨。

凤栖梧桐

盛 夏

刚出生的时候,父母在灶房旁栽了一棵梧桐树。我五六岁时,梧桐树已长得比屋顶还高,郁郁葱葱的枝叶遮挡了一方天空,袅袅的炊烟也得从它的缝隙里钻过。母亲警告我:千万别爬梧桐树。为啥?我仰起脸问。她瞥一眼天空,笑着说:梧桐树上栖着凤凰。

凤凰是什么?母亲告诉我,它是一只长着七彩羽毛的鸟,它在哪儿,哪儿就有好运。

我喜欢春天的梧桐树。那时,它会开出一串一串紫色的花,很香。清甜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小院,又往天际飘去。凤凰也喜欢这种香气吧?要不,它怎么选择栖在梧桐树上?我被这香气醺醉了,想必它也被醺醉了。树上偶尔传来一两声悠长的鸣叫,也许是它的歌声。我不舍得打梧桐花,把梧桐花留给凤凰好了。

毒辣的日头下,我折下最底下的一枚梧桐叶子,挡在头顶。我跳在大街上,去村西的育红班。隔壁张老头笑嘻嘻地说:哎哟,红红爱臭美喽!我用叶子遮住脸,白他一眼。到了学校,叶子已有点蔫了。不过没关系,洒上一点水,它很快又会清灵起来。

下雨的时候,我也喜欢撑叶子伞。雨点啪嗒敲在叶子上,像仙女在弹琴。凤凰呢?此刻,它一定躲在窝里。这几天,我发现树上多了一个老大的黑黑的窝。它敦敦实实嵌在几根枝杈间,比我看到的任何鸟窝都大。也许凤凰就藏在里面,风吹不着它,雨淋不到它。凤凰比我想得更聪明。

一场雨后,梧桐树下往往多出来一些小窟窿。我将指头伸进去,没一会儿,指头麻酥酥的,一只知了猴攀上来。我把它放在蚊帐上,目不转睛看着。它会变成知了,在梧桐树上没命地聒噪。我不想让它打扰凤凰。安静的空气里,知了猴一点点地裂开背壳,探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湿淋淋的身子。它生出来一对透明的翅膀,还有两只又大又鼓的眼睛。盯着盯着,我揉揉眼,歪在床上。等我醒来,知了已不见了。我光着脚跑出屋,果然看到它抓着一根树枝,"知了——哈哈,知了——哈哈"地叫。我只能眼巴巴望着树枝。

我这么喜爱凤凰,终于有一天,见到了它的影子。那是一个午后,空气非常闷热,乌云浓浓地挤在一起。忽地,一道白亮的光划破长空,一个个雷滚落下来。闪电在偌大的天幕上不停地舞蹈,喧嚣。这时,一道刺目的光线落在了梧桐树尖上。仿佛一支火柴,瞬间,红黄橙几种颜色沿着树身迅速溢开,一只大鸟从树冠里一蹿而上,飞向遥遥的天心。灰暗的背景下,它是那么明丽,动人。我呆呆地望着,望着。它消失了踪影。等雷暴平息下来,梧桐树仿佛矮了一截。

我决心寻找凤凰。等爸妈出去了,我抱住梧桐树,猴子一样艰难攀爬着。梧桐树这样的高伟,我的胳膊搂不过来。我一边爬,一边喘着粗气。我要到那高高的窝里看看,凤凰究竟还在不在。我一点一点蠕动着,眼下的世界一寸寸小了起来。当我又揪住一根树枝使劲一蹭的时候,脑袋一懵。等我醒来,发现已躺在母亲的怀里。

母亲眼角残留着泪痕,几道浅浅的皱纹簇在一起,"死丫头,你爬树上干嘛?"

"找凤凰……"我小声地说。

母亲嘴角一动。

"凤凰还在不?"

母亲沉默一会儿,摇了摇头,"飞走了。你一上树,它就吓得飞走了,不过你还可以把它找回来呀。"

多少年后,我走回故乡的院子,首先会抬头朝高高的梧桐树上望去,望见那藏在心底的童话,望见童年的美好及母亲的爱怜。

与时光和解的染发剂

李安琪

今年母亲节前夕,妈妈问我,"能不能找找好一点的染发剂?我想把新长出来的白头发染一下。"此前,母亲一直在家附近的理发店染发。但由于工作忙,她决定在家动手染发。

我一口答应,上网搜起了染发剂。之前留学的时候,我帮朋友们染过好几次时髦的发色。蓦然回首,当我远在他乡挥洒青春的时候,却忘了岁月无情,守望的父母正慢慢老去。

在我曾生活的地方,常年的大雪纷纷扬扬,落在我身上、也落在了妈妈牵挂的梦里。漫长的时光,就这样一丝一缕爬上了她的鬓角。

我,甚至没有为母亲染过一次发。

很快,购买的染发剂到货了。妈妈一脸期待地坐在我身前,围上染发专用的围布,想起了以前她给外婆染发的趣事。"当年的染发产品一股异味,你姥姥每次染发呀,都捂着鼻子!"时代更迭,今天的染发产品更加安全无害。"这款产品不错吧?以后,你的染发由我'承包'了!"

小时候,妈妈烫着当年流行的中长大卷,既干练又美丽。那时她为我启蒙,教我诗词,"君不见,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……"温柔的朗诵依稀回荡在我心间。我懵懂地学着,感受着诗词背后无尽的深情。

我将染发剂搅匀,一点点刷在妈妈的发根上。染发的技巧,在于快、匀,确保每一块所染的时间相同,这样效果更理想。

"好啦,可以冲洗了!"四十分钟后,妈妈将染发剂冲干净,吹干后头发亮泽蓬松,时光仿佛按下了倒带键,回到了她最好的岁月。看着妈妈满意的微笑,我大夸特夸:"这哪里是我妈呀,这得叫姐姐!"

岁月的霜雪浸染了一代又一代人,多希望妈妈能永远年轻,但生命的规律,谁也不能抵挡。我轻抚着母亲的发丝,想起了我们分离的那几年和早已离开的外婆,不由得感到遗憾和伤感。

"叹什么气呀!"妈妈却爽朗地笑了。"再过两年我退了休,以后就不染了,自然最美!"原来她已从容地接受了白发,坦然拥抱着生命所馈赠的一切,任由时光这个染发剂装扮自己的人生。

中山公园

陈海波

中山公园"破墙"了,但一直没机会去看。前不久刚好路过,看时间有空当,便悠哉欣然探寻。作为上海内环内具有百年历史的公园,上海人对中山公园一直是很有感情的。围绕它,大家各有浮现在眼前的记忆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就被借调在那里工作了三个多月,由此与中山公园结缘。

兴许是我到的时间还早,也可能是那天微有小雨的天气,公园里的人算不上多。零零散散见一些晨练的老人们,太极拳或是扇舞,哪怕是看着,都觉得平心静气。盎然的参天大树正潇洒地伸展臂膀,鲜嫩的草坪还在稳稳酣睡,绿茵绵延,让人视野广阔。

只有树下花坛里"辛勤"的兔子,已忙着收集艳丽的花朵。我慢慢走在这样的天然氧吧里,只是一个转身,就逃离了早高峰的忙碌和繁华城市的喧嚣。

中山公园有着浓厚的近代历史文化底蕴,集英国式庭院园林、中国传统古典园林与日本式园林为一体,景观多元丰富,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。虽然从最早的租界园林兆丰公园到现在的综合性公园,几经改建和调整,但却是迄今上海原有景观风格保持最为完整的老公园。

园中有银门叠翠,有芳圃吟红,有荷池清月,亦有林苑耸秀。曲折的湖岸间水面平静如镜,显现双湖环碧之格调。透过岸两旁茂密的香樟林和水杉林,向远处望去,一些古典中式亭隐隐探身,意境深邃幽静。再加上高低错落的精巧自然,可称为园林造景艺术的杰作。

行至公园中部,又见被誉为"十二景"之一的"石亭夕照"。这座大理石亭于1935年迁建园内,早在千禧年前就被列为上海市近代建筑保护单位。它的四周围着古典西式矮柱栏杆,后侧则栽种着龙柏为屏障,极富欧陆古典园林情调。要是再过些时日,等夏的脚步更近,等树叶们冒出更多深绿色身影,这座亭便更加有看头。

新建的梧桐广场无疑是亮点,一棵被赞誉"独木傲霜"的梧桐古树壮观矗立。这棵华东第一悬铃木1866年由意大利远道而来,已有150多岁。以往,它被围合在中间难睹全貌,如今,因为公园的破墙改造而有机会舒展开来,让来人哪怕短短擦肩都要惊叹于它的风姿神韵。突然又想起之前看到新闻报道,说上海新认定了6棵古树,而且其中3棵就在中山公园,时间有限,决定下次得空再去找找。

"处处是景"的背后,正是百年中山公园"破墙而出"的意义所在。当时,破墙工程仍在进行,因此公园内还能见到一些建筑围挡。但原先万航渡路3号门的围墙已经拆除,2号门也已解围,重新整合的布局拓展了公共空间,城市与公园的无缝衔接,使整座公园都变得更加通透。

作为一座都市公园,中山公园的边界正随着城市更新与时俱进,园子围墙被宜人的景观设计化解,放出了自己最大的空间,以全新姿态融入苏州河公共空间,人们来来往往,一不留神就踏进百年公园,真可谓"安得绿地千万顷,大庇天下游人俱欢颜!"

大自然的线条(摄影) 沈丹锋

旅 游

走太平

汪燕影

全椒地处安徽的东部,属滁州地界,是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的故里,有着千年古县的美称,更有着一个绵延了一千五百多年,且亘古不变的民俗文化活动——正月十六走太平。

这一天,全椒城的四乡八邻、都会扶老携幼、倾家出动。数十万人来到太平桥上走一走,祈福许愿。从清晨到深夜,人流如潮、摩肩接踵。我选择了下午的时间,走入了人潮中。走的也是他们约定俗成的传统线路,定格为"三桥两街",即积玉桥、洪栏桥、太平桥以及袁家湾老街和太平大街。全程5里多。三座桥,一座高于一座,有"步步高"的寓意;两条街取"团团圆圆、太太平平"的美好寓意。积玉桥是一座始建于西汉的古老的桥,桥下流淌着古襄河的水。河水汤汤地流着,流到了滁河,再汇入到长江的怀抱。古襄河是一条护城河,与从前见过的其他城池的护城河相比,这条护城河很宽,大约有25米。这座据说"老爷打板子,四门都听见"的全国最小古县城(有待考证),依河湾而建,可谓是因地制宜又极其宏大的防卫了。只是不见了古城墙,河沿也显冷清。

很快地,郭沫若题字的百年老校——安徽全椒中学映入眼帘,旁边就是全椒人心目中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建筑——奎光楼。看着眼前建在三丈高的城墙基座上,有着青砖青瓦的二层楼阁,想象着,200多年前,吴敬梓与一帮文人墨客登上楼阁,凭栏远眺,戏诗论文。

沿着奎光路一路走,就来到了规定线路的第二座桥——建于宋代的洪栏桥。它横跨在古襄河支叉的护城河上,桥的这一头连着袁家湾老街,所谓的老街还剩下半条街,清朝年间的店面,那门板、墙砖都还留有着原本的模样,马头墙上刺愣愣地长着褐色的小草,叮叮当当的打铁铺里,红彤彤的炉子里的火苗,在腾腾地往上蹿。洪栏桥的另一边是太平大街,已不见任何古代的印迹。请了三支太平香,随着人流,学着人样,上香,把钱币投进了太平井里,把一串一百响的鞭炮扔进了设置在广场中央的大香炉里。噼啪的声响中,祈福、祈愿的情思,弥散在广场的上空。人潮开始汹涌起来。每个人的手臂上缠上了红红的平安带,走上了太平桥。

这座桥最初建于隋朝,至今已经受过4次改造。如今呈现出来的桥梁如长虹一般,横卧在新襄河上。桥的跨径有101米,桥面宽16米,桥头有4座四角重檐亭,寓意一年四季。桥面两侧建有避雨遮阳的仿古长廊,有一番古典的韵味,又有一些现代的气派。眼见着数十万人正月十六争相地去走这一座桥,且传承了千年而不绝,其背后却还饱含着一个极其动人的历史故事:东汉初年,彭城人刘平出任全椒县令长时,恰逢年荒。刘平将朝廷拨给的建城款项用于救济灾民因此获罪罢官被押解京城。

全椒的百姓闻讯后,倾城而出,相送至城东小桥。此日恰为正月十六,百姓们焚香燃竹,感谢刘平的恩德,祈求声倾九天。许是因为强大的民意,最终让刘平免于治罪,从此仕途通畅,名垂青史。从此每逢正月十六,全椒百姓便自发来此桥上烧香燃竹,渐渐地,衍化成为小城的一大民俗"走太平",此桥也被叫为"太平桥"。从桥的这一头走到桥的另一头,从这条街,走到那条街,就仿佛是一次从古到今的穿越,不由得,让人沉浸在千年历史的幽香中。

七夕会